



格古要論補遺卷之九

火房論 新增 視前四卷

後學吉水王佐 功載增



評筆 見事林廣記

廣東番禺諸郡多以青羊毛為筆或用鷄鴨毛或以雉尾毛亦可
愛 又有豐狐毛虎僕毛鼠毛羊毛麝毛狸毛羊須胎髮然皆未
若兔毫為佳 兔毫須取崇山絕頂中之兔八九月收之若中秋
無月則兔不孕不孕則毫少筆貴

夫筆須要尖齊勁健筆之四德今世筆皆鋒長少損已秃不用矣
宣州諸葛高常州許穎洗鼠散散卓長心筆最佳

國朝有陸繼翁王古用筆最得名皆湖州人住金陵
永樂初吉水鄭伯清以猪鬃為筆健而可愛其心則長子少時甚

愛之

收筆

蘇東坡以黃蓮煎湯調輕粉蘸筆頭俟乾收之
黃山谷以蜀椒黃蘗煎湯磨松煤染筆藏之云蛙充佳

洗筆

以器盛熱湯浸一飯久輕之擺洗次用冷水滌之
若有油膩則以皂角湯洗甚佳

筆卦 有叙

筆之行事昌黎伯毛穎傳可考已予復何言哉
至十三卦之制器尚象若巽卦未粗孤矢梓曰
室木棠棺槨書契之制皆古聖人取諸卦而作也
之耶况筆之為器上而帝王之典謨訓誥下而
四海之同文殊譯莫不賴以纂錄其功不下於
曰舟楫宮室衣裳棺槨書契也何獨於筆而謂
之也耶或曰筆之

名始於秦氏其不見稱於孔子易也固且子曰
乎則包羲氏之八卦夏后氏之九疇凡科斗鳥
亦將何以施其巧哉若然則筆之名雖始於秦
矣乃不見稱於孔子易者其在夫夫之書契也
索子文以術其技竊謂包犧氏畫卦之物即筆
是說并作筆卦以貽之

三筆元亨利用書貞吉彖曰筆聿也剛柔合而
得中而順行應乎剛而文明是以元亨利用書
下治也春秋筆而亂臣俱也筆之時用大矣
先王以作書契代結繩初九田于林皇獲兔
曰獲兔拔毛大有得也六二淇園伐竹用資
虛而直也用資簡檣言有實也九三秉筆濡
大吉測曰三畫之吉其文立也九四隕筆不利
入於場屋有悔測

曰墮筆有悔其行塞也九五利見大人天下同文則曰利見大人
居君側則天下同文小人黜也上九筆顛剝不咨錄其形禿終凶
測曰筆顛形禿任之極也

正正辛卯冬十一月廿又二日京兆宇文材述

筆對

尋陽張羽浩

班超歸自西域止于洛陽閉門養疾無所逢迎有一儒生銳首而
長身款扉投謁自稱故人門者辭曰君侯久勞于外精神消亡不
樂於應接公卿大夫雜坐于門尤不得望見顏色安問抄人生聞
之驚然變色毛髮竦豎排闥而入如脫兔顧超曰子當壯年儼
功速利馳志異域奔我如履跨騰風雲一息萬里子固絕我矣而
我未嘗與子絕也九子之建功名身爵位耀於今而乘於後者我
與有勞焉子不德我乃待我以不見乎超聞之壯然而視且怒且
疑與之坐而問曰子欺我哉逢掖之士淹寂窮廬游泳術藝呻

吟典謨研朱清墨佔畢操觚自厭百家腕脫六書若史遷發憤於
紀傳伏生皓首於遺經董子下帷而講授劉向明閣而研精相如
託風於詞賦揚雄覃思於法玄彼皆收功於已死之際成名於隔
世之間樂為迂濶往而不還故爾得以揚眉吐穎含毫銳思或呈
材以效能或擢藻而綺靡匪馬幽思於尺素垂空言於百世雖聖知
之有餘諒非爾而莫濟僕誠不能與君子並故逃爾而遠逝於是
要纒具之劍攤禮特之旄左執鞭弭右屬鞬繫謝泌玄之流拍劇
季子之豪均蒲類而北向踰流沙而西涉鳴鏑伊吾之野飲馬城之
窟羈名主於轡組膏首豪於鈇鉞橫四校於能堆出九死於雨穴
但見千車雲屯萬騎雷合天如雙流戈如電警紛紜天動地
汲知者為之愚勇者為之怯尔於是時固已珥鋒歟迹薰倒篋篋
聞鉦鼓而魄遁望羽旆而膽墮豈豈能出一可畫一辭以相及哉
夫名不可以虛得功不以幸取勞之未圖報於何有生乃卓然起

立進而言曰吾聞大功無形大利難名仁人無德於不其志士弛
勞而不爭凡我之功遠者大者人所共知不待覲縷道在子身何
獨未喻子游京師困於逆旅與我庸書求真官府控手終日未嘗
厭汝工爾字畫順尔指使成爾文章通爾志息仰事俯畜皆我是
賴及為令史掌書蘭臺晨入酉出必與爾偕言無尔還行無尔
幸夫何一旦絕已固之交結叵信之友壞可成之功造難就之計
舍聖賢之業操不祥之器乘機蹈危以傲一時之富貴然我猶固
封管之勳忍接地之恥將全尔交末即背棄若乃戎車竟野仗鉞
擄師文告之備我記爾辭伍符尺籍有所徵 致我傳尔信應期而
合或移書而飛文或安屯而數實或計功於吳府或通訊於隣國
凡此多端匪我弗克尔在姑墨上書乞兵我馬尔心卒獲所請爾
厭西土情懷首丘泣血騰章寔我所慕女弟陳辭悲難激切感動
天子寔我所畫既而還旅窮荒縣車帝里微我之惠何以及此雖

然此特其小者耳若夫鋪張鴻休潤色弘烈書之旂常列之冊
冊使尔得以流英聲騰茂實光明顯赫千載而不滅者其功豈易
易哉今予徒欲奉淺近之效忘本原之義是何異於始皇之踈頹
而平原之失遂也越乃盱眙失容意若有避生日未也願安尔聽
少窮我臆昔尔先君間閔嗚呼我在童髦資其簡牘逮尔况固父
書是續念我前功復見藍錄我乃竭其管見殺以寸心道叶膠漆
利同斷金相其成書蔚為詞林向使固不伯其德肯好忘故政行
易業效尤於汝則孰為之綴辭秉翰以成其制度哉且夫萬里對
侯立功異域榮則榮矣孰與夫論道屬書為世儒宗以闡父之績
薄伐西戎恢我土疆忠則忠矣孰與夫斷伐作史勒成一家以佐
漢之光向使戎狄之人或神巫之言悼斬使之耻戮心空踣組註
歎起吾將見尔膏身縣度之虛暴骨焉者之野生為囚俘死為夷
鬼又安敢望青紫乎故子常鄙我而不用我亦笑子身勤而事左

勞大而功細也趙聞斯言俛首流汗揖客門外自悔不學卒以慙死
辰本作辰

至正丙午夏六月十日吳興陸文寶持所製水筆過余示文且乞一言以張其藝因書舊作筆對一通貽之時炎氣暫息紙墨清潤而陸君筆又佳惜余不善書不能顯其美也羽識

評墨

唐末墨工李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居歙州本姓奚南唐李主賜姓李氏故世有奚庭珪墨又有李庭珪墨今之言墨者亦以李庭珪為第一易水張遇為第二李庭珪墨有二品龍紋双脊為上一脊次之張遇墨亦有二品易水貢墨為上供堂次之近時兗州陳朗亦精於墨可以次之又有王君得墨崇珣朱君得小墨皆唐末五代知名者

各處墨

元朝江西臨江府清江縣有潘雲谷墨

國朝直隸鳳陽府舊城大東門有查文通墨

江西吉安府泰和縣有龍忠迪墨上有偽造天誅四字

常州府宜興縣有徽州府休寧縣

評紙 附蔡侯紙

古無紙以竹簡書之所謂汗清是也蓋以火炙簡令汗出取其青易書漢和帝時來陽蔡倫始造紙封龍亭侯今來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西有石曰是倫造紙日也

蜀棧

南部新書云唐元和之初蜀妓薛濤製小棧有十色薛濤棧此妓以紙為業

歙紙

唐新安郡宋歙州也今直隸徽州府歙縣是也其紙有麥光白滑
冰翼凝霜之因今績溪縣界有地名龍鬚者紙出其間

澄心堂紙

宋朝諸名公寫字及李伯時畫多用澄心堂紙
歐陽公謂南唐澄心堂紙極佳但不知所出

西山觀音紙

國朝永樂中江西西山置官局抄紙最厚大而好者曰觀音紙
連七紙尤妙

廣信紙

江西廣信府鉛山縣奏本紙最妙

常山紙

浙江衢州府常山縣有榜紙中夾紙 奏本紙次於鉛山

英山紙

直隸廬州府六安州英山縣出榜紙好作紙帳

撫州

江西撫州府臨川縣有小牋紙

紹興紙

浙江紹興府上虞縣有大牋紙一種至厚一種稍薄

印色

用真麻油半兩許入草麻子十數粒搥碎取白仁同煎至黃色
去草麻子將油拌熟艾令乾濕得所然後入銀硃隨意多以色
紅為度更不須用帽紗生絹之類襯隔自然不沾塞印文而又不
生白醭雖十年不燻 一法用蜜調硃最善紙素雖久色愈鮮明今
內府用寶以蜜

佐常以前法用之久而滯易之以檀鬆而不佳又易之以紗頗
妙久而堅不可用然不若調硃以手粘上圖書者絕妙

月宜溫之可也否則必糊塗矣矣

又見楊東里先生用煎饊子清油勝於草麻油或自以瓦盆為大
丸煎油亦佳 然凍月用之又在已之活法也

法糊

用瓦盆盛水以麪一斤按水上任其浮沉夏五日冬十日以夏為
度瀝漫麪清水蘸白芨半兩白礬三分去滓和元浸麪打成泥入
入桐油共蠟三香等各三錢重就鍋內打作一團別換水煎太熟
去水傾置器內候冷日換水浸臨用以湯調開

書燈

讀書須用麻油點燈蓋麻油無煙不損眼目但恨其易燥每添油
一斤入桐油二兩和之則難乾又辟鼠耗

若薑黃頭黃油紅花油每一斤入桐油三兩以鹽少許置燈盞上
亦可省油以生薑擦盞邊可不生滓暈以蘇木煎燈心晒乾注油

可無燼

書窓

讀書須用明窓淨几以油紙糊窓隔則明

造油紙訣云五桐六麻不用煎二十草麻殼研光粉黃丹各半匕
桃枝揀用似神仙又桐三麻四不須煎十五草麻去殼研定粉一
分和合了太陽一見便光鮮

收書

收藏書籍之法當於未梅雨之前晒取極燥頓放樹櫃中以紙糊
外門及周隅小縫令不通風即不蒸濕

古人藏書多用芸香辟蠹今之七里香是也麝香收書櫃中亦辟
蠹 一法用樟腦亦佳

收書

亦於未梅雨前晒眼令燥緊捲入匣中厚以紙糊匣縫務令周密

過梅月方開則無蒸濕之氣蓋蒸氣自外而入故也
匣須用楸木梓木或杉木之類為之漆外以黑光裏面以用漆也

點書調硃法

銀硃不拘多少入少許膠黃用水研勻以點抹揩擦不落為度多
用膠則反黃矣却勝於用膠并皂子膠調者遠矣雖久亦不臭敗
一法用白芨水研硃亦佳 肥皂子浸水次之 銀硃用四川心
紅杭州散研 金陵片硃最妙 四川井口砂雖紅生砂不佳
江西樟樹鎮硃多雜以紅土不好

造雌黃墨法

用雌黃研細以水飛過澄清去水用秦皮梔子皂角各一分巴豆
一粒去皮廣東黃明半膠半兩同煎汁和雌黃作餅子陰乾
雌黃有二等調漆者妙

造硃墨法

藥汁如造雌黃墨法此却用好銀硃 今蘇州府崑山縣

藏墨法

用熟艾和墨收過梅月歲月過石灰中不蒸佐常用炉灰收最妙
凡墨厚者可以久藏其薄者不耐風寒故隨研隨破雖久藏不動
亦不耐也

新增格古要論卷之十一

古今誥勅題跋

後學吉水王佐功載增輯

跋馮君家藏唐詔

宋朱文公

黃巢之亂唐僖宗出居城都王鐸鄭畋為宰相協力討賊鐸以都統檄召諸道之兵入而畿中執屋而賊勢遂衰卒逐巢復長安今觀馮君告身以中和二年十一月下則正此時事也其曰右都者即西畿其曰吏部行在之者即成都行省其曰太尉兼中書令而使者以舊史考之即王鐸也新史鐸傳乃作檢校司徒誤矣其曰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者則為鄭公不疑而其官稱二史通鑑亦不異也但通鑑載諸迴師屯所慶甚悉而不及福建豈以道遠後至而不得列序耶抑以以將卑師少而畧之也夫以閩之窮僻阻遠而當此之時乃能命將遣兵奔赴國難馮君又能為之

領率卒待崎嶇萬里以投命君親其功雖不大顯然其為忠則
有餘矣其十一世孫允中出以示予且言君之後散居劔邵之間
為三大族子孫其衆衣冠不紀予以為此豈忠勞之報耶允中將
刻石以示三族之人俾之無忘其初因為記其本末云淳熙丁未
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書唐誌後

元金華黃晉卿

右唐誌逸其首尾姓名以石刻完本考之則顏公真卿也始比公
山濤叔孫通者公嘗為吏部尚書大曆十四年代宗崩而公為禮
儀使也其後公以直不見容於揚炎換太子少師猶領禮儀使者
德宗嗣位之明年政元建中其年八月遣尊母沈氏為皇太后時
也故事嘗使必因事乃置事已輒罷公之為使不以一事者若常
經之在開元以禮儀使而掌五禮也凡制敕冊命皆出於中書是
時郭子儀官中書令而不預省事楊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官

門下侍郎唯舍人于邵獨在中書起章署行者邵也新史邵本傳
稱邵以諫議大夫知制誥禮部侍而不言其為中書舍人者意
必以舍人秩卑於諫議而更是也其用吏部尚書告身印者尚書
實而行之官尚書者者之氏名石刻猶可見也就其可知者疏之
如此其殘脫而不可知不敢以臆說參焉亦闕疑之義也

題宋高宗賜羅尚書手詔

元金華宋景濂

右手詔八十四字蓋思陵所賜新安公汝楫者也按宋制凡群臣
上章有所陳乞允則就章後批之謂之批卷不允則別降手詔謂
之御筆其字乃內夫人代書璽則用書詔之寶或上自御翰墨以
賜之者謂之親筆爾則用御書之寶或用帝筆印記及花書此詔
蓋所謂御筆者也汝楫自右諫議大夫迂御史中丞舊例中丞侍
御史不並置乃更侍御史汝楫乞補外不允及迂吏部尚書兼侍
讀又陳乞如前不允久之始除龍圖閣學士出知嚴州秩滿請祠

遂提舉太平興國宮以卒詔云擢冠帝伯進讀經帙其殆紹興末
年為尚書兼侍讀之時邪汝梅十世孫宣明能藏此詔於二百餘
年之後近雖更兵火亂離他物喪去殆盡而片楮獨存宣明亦可
謂賢矣羅氏之子孫尚當寶之如商伯乙鼎周淮父卣以繼宣明
之志哉 唐百官志龍朔二年以尚書太常伯故詔云然也

跋高宗賜劉大中御札

光堯宸翰初做黃庭堅時劉掾亦使人習庭堅書近臣鄭億年恐
緩急或致亂直奏止之遂改學米芾體至紹興初又改法二王往
往皆能逼真今觀與劉大中御札尚類庭堅書是且歲月其當在
建炎之初邪大中參知政事時與趙忠簡公鼎不主和議賊檜遂
使蕭振劾之則大中者其亦石子也夫

題孝宗付史丞相內批

阜陵銳意於恢復中原張魏公浚贊之頗力而史衛公濟多從中

沮之上嚮浚方篤隆興元年正月浩拜右僕射同平章事浚即有
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之命今內批所謂肅清舊壤者蓋指恢復
也又云卿勉與樞使議之樞使正指浚也當是時一府議不合故
上戒飭之也連五月親征之詔下浚以不預出師之謀遂力丐辭
罷知紹興府奉祀而歸此批之須當在未罷相前數日間爾予道
出欵上朱徽君持此卷至驛會迫之使題故去筆識之如右張史
之得失出師之成敗未暇悉也凡有旨從內出者曰內批又謂之
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識
之以御寶唯親筆則上親書押字而不用寶此批不用寶而有押
字正所謂親筆者也 聊并及之以見當時故事云

題揚將仕陸補初牒後

將仕郎崇寧所定七階選人之一係宋初判司簿尉也須三任六
考用奏薦及功賞乃可升改而以之任子者則自朝請大夫帶職

奉朝郎以上皆可得之故為傷楊公墳官淮南安撫司主管機宜
文字時會明堂大禮遂以朝奉大夫奏補其子鈞將仕郎蓋咸淳
五年九月十又八日壬戌九年二月其初始下惜乎國事日非而將
仕君不能歷仕以至其改官也今觀其諸孫帝所歲尚書吏部所
給勅牒猶可想見示代之制而其增級之嚴甄別之精皆堪為後
世法不但其子慈孫之宜寶秘而已勅後有員外郎李姓侍郎劉
姓署其時言之李當是李澤以文字著於時劉當是劉良貴
政尚嚴猛嘗承曹魏公風旨鞠京學生葉李而刺配之者謬及之
以俟該洽之上正焉

跋顏魯公書跋以詰

右魯郡顏允南官國子司業時贈其母段氏蘭陵郡大夫人告一
卷乃允南之第四弟司徒魯公真卿所書蓋公自蓬州召還遷尚
書右丞之日也唐人取重告命往往令工書者為之開元二十三

年加皇子禁王已下官詔宰相張九齡裴曜相李休甫朝嘉肅萬
等十二人就集賢院人書一通以進三相各賜緡三百匹除官二
百匹其愛重之意可見公允補能書者故所受則部尚書為太
守太子太師及父惟貞贈告皆公自書世猶或傳之不特此卷而
已也然寶應元年四月丁卯唐肅宗崩已巳代宗即位明年七月
壬子改元廣德使此告下於七月壬子之前則可稱寶應二年今
乃在十一月之一日且屬於廣德之元年矣不知何以復云二年
况寶應元年十月二十六日奏上不應經一歲之久至是而始降
下也又以裴博慶苗晉卿歷官證之歲月亦微有不同豈或二年
之二乃元字之訛乎且書告之式自天寶以來官則書名令史則
兼書姓元載時秉鈞軸而書其姓亦似吏筆之誤此姑實之竊意
告命乃當時所給決不應有差第恐後來作史者之失真耳然改
元重事史家不應不謹也詳疏於此以俟博古之士問焉允南

字夫感其卒以寶應元年十一月十日是告之下當不乃見之矣
恭首字多磨滅其存議字上字當是正議大夫上柱國其存鄉縣
等字鄉字上當闕封金二字蓋允南自司封郎中封金鄉縣男也
復井及之至若字畫之美精神飛動當為公平生所書第一不待
贊也

劉參軍黃牒跋尾

西昌劉氏素號簪纓家由宋治平元年至咸淳十年擢第奉常者
六人與鄉闈之貢者又二十九人其諱在中字伯正者凡四被薦
送方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授文林郎永州尉事奉常此蓋其九月
所受黃勅也宋舊制告與勅多兼給思陵以建炎元年五月一日
即位於應天府戎馬紛紜庶事草創其月十七日始詔文武官自
太中大夫正任觀察使以上並命辭給告餘則令吏部具鈔降勅
則當時給勅者頗衆不特初入官令祿而已後回臣僚奏請游詔

已給勅官俟法物成時逐等休舊給告則三年三月九日也牒所
書中大夫守右丞朱中大夫守左丞顏而不著其名朱名勝非謚
忠靖顏則名岐蓋元年十一月思陵駐蹕惟楊越十日擢岐與許
景衡為尚書左右丞二年五月十二日景衡罷而勝非代其位以
月日較之必知其為二人矣又書正議大夫守右僕射而不著其
名氏當是黃潛善無疑或謂為李綱殆非也綱自元年七月五日
自右僕射守左僕射潛善後門下侍郎為右僕射是月綱即出授
舉洞霄宮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潛善始拜左相此牒繪於其歲之
九月其以右僕射繫街非潛善而何職事銜之上三人者並加
守字凡階高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官者稱守官階同則無之比
猶循唐制也嗚呼潛善主和誤國真奸臣之雄不足污君子之類
岐亦小人心儻張邦昌詎綱為金人所惡不可使秉鈞軸章至五
上而不愧下勝非差強人意律以春秋青備之義亦自不得免焉

區區書會能幾何乃無所忌憚至於如此墓骨已朽覺其官以人
猶指議之六有憤惋不平之氣果何為者我亦軍八世從孫曠方郎
中崧山此以破壞之餘漢節以成卷軸然自宋迄今已歷二百四
十又五年也宋之取士用辰戌丑未年建炎二年屬戊申其秋親
試進士賜士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蓋先年丁未翠
華出幸江右故無暇及之爾因并書之以解讀者之疑云
跋包孝肅公誥詞後

右包孝肅公誥辭一通其十五世孫崇豐四歲宗禮以古錦裝滿
成卷請灑以四之題識灑不敢讓因疏其事而歸之其云龍圖閣直
學士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池州者宋制於庶官之外
別加職名以厲行義文學之士出於一時恩旨非有必得之理所
謂龍圖閣直學士中祥符中建在會慶殿而以奉熙陵舊書直學士
則景德四年置班在樞密直學士下至祥符六年始論罷惟於本

官之上尚書曰兵部員外郎係階序初不掌其部務乃元豐兩院
之朝請郎右知池州則其職事自兵部員外郎轉刑部郎中
者六部分一十四司其兵刑工三部非歷館職任轉運副使以上
者不迂公言為京東河北轉運故有此權然兵部員外郎在前行
刑部郎中中行由前行員外郎而陟中行郎中此超迂之法也
其云中書令中書侍郎刑部員外郎知制誥臣宣奉行者凡中書
所出命令以日承制書旨以授門下省令宣之侍郎奉之舍人行之
留其所得日為底而謂刑部員外郎知制誥者當時三省無定員
故以他官兼之也其云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中書舍人判書者
中書舍人凡六員亦為所迂官曾不任職復置知制誥及直舍人
院奉行詞令與學士對掌內外制舍人有關故以學士兼之備當
是楊備時以歐陽脩胡宿趙鼎為學士也其云左右僕射
而不名者亦不初命相必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為真拜而左右

僕射皆為三官相銜帶之亦以高秩秩在位品而已時文彥博以
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官稱以尚書元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其銜當帶一雖不名必知其為二公也其云禮部員外郎知制誥
權同判絳州六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國判奎尚書司封員外郎文宗
文院檢討判六公著者終乃韓絳奎乃吳奎二人者嘗以言事被黜
奎知壽州知河陽府召還尚書未久公著乃呂公著方居下僚
後三十年心與文彥博共秉鈞軸而謂判與權同判則真其職
事者也其公主事今史書今史者三省皆有之呼為省史唯尚書
最多至於六十一有四都事三主事六今史上有四書今史三十有
五守當官各分房分日而祇事也其云都事高允迪受付吏部
者蓋門下五人上受之中書下付之尚書必歷三省而後備所以詰
命聯著三書是銜也其云至和三年八月日下者至和止二年而
三年為嘉熙元年今云然者三年九月庚寅命宰臣攝事于大廟

辛卯恭謝八地於大慶殿大赦改元制下乃八月之初所以尚稱
三年也惟公居家孝友立朝剛正清風峻節百世師法有不待區
區末學之所褒贊姑以舊聞疏之如右文直質而無潤飾使世
之讀者咸悉其意焉公平生遷官凡二十有七此乃二十一次所
授制中謂白雲之司蓋黃帝時以秋官為白雲公遷刑曹故行詞
者授其故事云

題顧拙軒告命後

右拙軒先生顧公告命一通公諱周御字成子仙告人嘉定癸未
賜進士及第任慶元府奉化縣主簿階備職郎滿三考闕隆令錄
先以合入階官給告公遂入從政郎久之始注授監嘉興府鮑郎
監揚美遺然舊制無從政郎崇寧初以通仕郎易錄事參軍縣令
至政和中復改以今名乃選人七階之一也此告之首當有十幹
暨予之紀號若曰曰天字第幾之類其尾復有紹寧五年七月

十三日下十字其背紙又當書行在官告院準鈔出給及寫告措書當行守分令史主事等名氏而守當官批上等官告命熙會亦繼其後歷年之多皆未免殘闕兩吏部主事碩公之六世從孫琢玉為軫重以裝褫持以相示故為詳書之以備當時典故云於戲世家舊室何處無之未一拜傳不知祖諱者有之矣如碩者豈非賢哉豈非賢哉

題王魯公受少保致仕誥

右宋王魯公特受少保致仕誥一通係紹熙元年五月二十二日所降者蓋孝宗淳熙八年辛丑八月魯公由樞密使拜相十年戊申五月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澗州尋即奉祠十六年己酉二月光宗受禪月魯公以母喪致疾而薨是年仍稱淳熙十六年至十一月始詔改明年為紹熙元年是為庚戌之歲誥之出給合於魯公未薨之前乃在既薨十閱月後何耶宋自宣和以前未有既死

而乞致仕者南渡之後禮文凋喪雖宰相輔臣考終于位其家已發哀即服降旨給賻方上謝事之章而朝廷復為之告廷出命如其未死時此最有事政理其後吏部郎嘗以為言終不能行而止此告未免循習當時故事而未之或改者也不然詔中所謂尚克全於德履及益高冲致永介壽祺之語皆生前事何故追而書之其為後來補授制勅當無疑也惟魯公忠君孝親太節偉然故其相孝宗獨至八年之久同時秉鈞軸者唯梁文靖前後七年可以配之餘人皆所不及謂非得君之深者乎蓋必有其道矣魯公五世孫約雅飭君子也持卷索題甚切會病疴新起精神昏昧謬掛漏而書之洪武十三年八月己未朔後學宋濂謹識

題唐太宗哀冊文後

天台詹君國器嗜古如嗜利近於汴梁市中購得楮登善所撰唐太宗哀冊文一卷舊嘗藏相臺岳珂倦翁家後有北燕喬某成所

題定為唐人書唐君既自識其左復請瀛一言之瀛聞唐故事哀
冊國之大典也非職載筆至司鈞衡者不敢為之登善自貞觀二
十二年九月己亥為中書令二十三年三月丁卯太宗不豫四月
己亥幸翠微宮五月己巳崩于含風殿庚午奉大行銜馬輿還京
師當是時登善秉政中書緝熙帝載者已九月哀冊必屬之蓋無
疑也此卷當為命橐之第二故於二十三年下開歲次己酉五月
甲辰八字嗣皇帝下不書治字家傳縉雲下無高祖配天一人有
慶八字溯悲風於長下缺術字然特其缺文兩微之火詔令羅圖
琬琰集文粹文范諸書其更改又各有同異殆不能悉數也瀛竊
按正史雜史咸謂太宗以八月庚寅日薨與大詔令等書並同庚
寅則八月之十八日也今獨云庚子則是月之二十八日不知何
以有一句之差必又誤耶或橐本之筆訛也嗣皇帝之名不書儂
瀆也其理固當示之崩既書二十六日己巳矣年月甲子初何

足隱諱而懸空之耶尤有不可得而曉者相去七百餘載其事不
可臆度未可以遽言也若論字畫當為登善所書登善初師虞世
南晚入右軍之室故唐之能正書者僅二十八人而登善居三四
之間此卷溫潤似虞其結體則多法右軍世之人徒見登善所書
或與薛稷類者遂疑之殊不知先哲有兼人之才而其作字初不
拘一體張顛善草書至其小楷極端謹有法傳其學者唯顏真卿
得之爾觀登善者宜以是求之簪成雖號能鑒古其言似不足徵
也國器尚永寶之

跋宋太宗御書

王子充

宋制天子御札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其詞多詞臣所擬進
而皆內夫人所代書所謂御寶批者則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用
御寶也所謂親筆者則上所親書或加押字不用寶也今觀熙陵
賜丞相張文定公齊賢母子二札前一札辭意字畫甚古皆且不

用御寶蓋親筆也後一札辭既溫暢字亦秀潤復識御寶其後蓋御寶批也習點故之學者必有考於斯

跋宋高宗賜岳飛手札

右宋高宗手札賜岳鄂武穆王飛召其以兵援廬州按新史本傳紹興四年飛既平襄漢趙鼎以謂鄂最為上流要害乞令飛屯兵其地使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飛乃以清遠軍節度使移屯于鄂會金人兀朮與劉豫合兵圍廬州手札命飛提兵解圍比至金人以甲騎逼城飛與戰敗之六年九月豫復遣子麟猷分兵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浚欲棄盱眙時飛以武勝定國節度使開闢襄陽兼宣撫河東節制河北有旨召飛以兵東下當其鋒浚言飛一動則襄漢無所制乃還軍十一年金人復分道度淮迫廬州時飛以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駐兵中原請解兵柄自廬入覲詔即趣飛援之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馬南來巢穴必

虛若長驅汴洛以構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兵比至廬境金人望風遁去此札當是此三年中所遣以不畧年月故莫得而詳然札中有張俊劉錡合力措置之語考之舊史本紀四年乃張俊視師江上而屯兵拒戰者韓世忠劉光世也六年乃劉光世駐廬州而張俊督師采石也惟十一年劉錡屯濡浦合張俊河中之軍以却與札中語合則其為此年所遣不疑初武穆為秦檜所誣且置之死檜公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東之左藏南庫淳熙中事既昭雪其子霖以為請孝宗還之此札固在其數中者也嗚呼君臣之際難矣方天下多故高宗之於武穆倚藉之如此使其不死中原豈有淪沒王室豈至於偏安乎惟高宗無復有志於中原故茲檜之計行而武穆死矣然則武穆之死天實為之吾於其君何尤焉

跋陳彥弼誥

蘇平仲

興國軍推官前知饒州安仁縣事陳公彥弼擬淮南節度推官知
亳州錄事參軍以元祐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署行至六月三日其
勅始下時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同處分軍國事凡厥登用皆天下
之賢才勅後署名彬彬可徵也守中書侍郎呂大防守尚書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尚書右丞王存守尚書左丞御史中丞胡宗愈守尚書右丞觀
文殿學士孫固守門下侍郎給事中兼侍講傅堯俞守吏部侍郎
皆在四月四日前此甫五十有二日耳而呂公著以尚書左僕射
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劉摯以尚書左丞拜中書侍郎孫覺以右
司諫拜御史中丞蓋同日我先文忠公時為學士在翰林是夕召
入見於內東門小殿簾中出除目行詞既奉旨太皇太后問公所
以擢用之故語公以神宗獎待之意甚悉公哭失聲太皇太后及
上左右皆泣下已而命坐賜茶復勉公盡心事上以報先帝知遇

公拜而出遂撤金蓮燭返歸院即行司空左僕射詞世傳一揮
三制是也餘詞則繁故嘗譬等行呂司空以下皆拜三表辭不允
賜詔各一口宣各二紙來者批荅各三皆公行於是諸公乃就職
獨侍侍郎以舊疾未至未上後復申辭免之情仍有詔不允亦公
行則五月二十三日也今其名下前小書未到而後不書豈非被
詔之後五六月之交遂就職歟元年春同馬光拜左僕射自以歷
事未久乞用文彥博為侍中行左僕射而守右僕射佐之用其言
依舊以師相起彥博不煩以事而侍中虛至今故書闕也頃者姓
蘇氏廼慶者姓蔡氏蓋公以龍圖閣直學士兼工部侍郎在二年
之夏蘇公由刑部尚書進吏部尚書在二年之冬歐陽遷給事中
與我先文定公遷戶部侍郎實並命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字
文員外節紹節之叔知言言州縣不依教令故免積欠者黃左司
即庭堅之叔父嘗體山切蜀茶者周考功蘇都事皆名士云觀此蓋

可想見一時人物之盛矣森列二聖之左右前後雅所請濟濟多士殆不覺過矣裕宗臨御十有五年而莫盛於元祐之際不歸之君子在內之功抑豈可哉然則此卷豈但是以係孝子慈孫無窮之思而已

跋宗忠簡公誥

右故宋宗忠簡公復官誥謹按公元祐六年年三十六進士及第調館陶尉登龍游膠水趙城令政和二年改官知掖縣差通判登州道高遵路恃勢犯法公窮治之不日暇延昭至京師因林靈素訴公改建神霄宮不當公既乞祠而歸猶坐削奪羈置鎮江實宣和元年以四年却恩乞復就差監鎮江酒官此則當時所被誥也六年除通判巴州事靖康二年御史中丞趙過庭等薦公可臺職召赴闕假宗正少卿乞和議使公奏名不正改計議使議者以公剛方難合必不屈從而無益乃不遣行命選易河朔帥守權公負

秘閣知磁州加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秘閣脩撰高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即授以天下兵馬大元帥公為副元帥暨高宗既位南京命公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襄陽府俄徙知青州又用高書左僕射李綱馬從知開封府遂以延康殿學士為京城留守兼開封府尹陞資政殿學士建炎二年秋薨于汴有旨除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舊留守而遽以計聞詔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公先是公上休致之請特授朝散大夫後恤典行累進其階由通議大夫至開府儀同三司詩不云乎無競維人若公者非所謂命世之大材歟方公四年置之散地且踰三紀以忤一道士得幸用事者坐廢四年及以河北事勢危急使舉磁以授之公年已六十八矣其授任居守也二帝北狩高宗南巡於斯之時岌岌乎真如一縷之線引千鈞之石臨萬仞之淵尚公雖老而奮然自必身任恢復之事夫何規規保衛之功業垂成而特宰惡之耶書載從中

沮之公不勝憂憤瘵歎於背而死及之茲非有志之士所為大息
流涕者耶公既薨而士不竟失中原夫豈人之無祿而天不慈遺也
將未欲混一而遽奪之也於戲喪亂之來必生彌亂之材以擬其
後公材畧不世出天因生之徽宗固不用之高宗雖用之又不免
以小人間之是則公之存志以歿宋之偏安於一隅者豈天運哉
抑亦有人事焉覽是碑者未可直以為是見一代故事也此誌行
於宣和四年壬寅後一百八十二年為今洪武六年癸丑公七世
孫經重加裝池且請甘表兄蘇伯衡識公削奪之由并官伐之既
以便觀者而伯衡輒以所素慨者係之實是歲之十月二十日也

援歐陽文忠公官告後

胡廣

右歐陽文忠公慶曆二年知諫院官告一通太學生歐陽齊感之
甚謹求當時名公識其後謂廣生公之鄉亦欲求一言廣辭謝久
之以為公之學問文音十存半著述垂於天下後世家傳而人誦之

公之政事名節載諸史傳是時與天地相為悠久顧廣何人而能
輕言也哉蓋亦無庸於言也所可感者世近代接自慶曆三年至
今凡六周甲子三百六十有五年而翰墨猶新不失為歐陽氏家
物豈公之靈在天有以相之者歟按公為諫官時與余靖王素蔡
襄同列皆天下之望而韓范諸公復見召用識者以為太平可基
月待而小人方且目為朋黨公當言路首著為論極君子小人之
辨剴切當人心而人始悅視之矣昭陵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
謂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於乎在當時人君重之如此天
下後世受公之遺澤仰公之餘光者宜何如哉揭文安公有云歐
陽公為廬陵忠義開先又曰歐陽公廬陵之元氣也斯言至矣用
僭書此于卷後使歐陽氏之子孫益知重此而無泰於公可也

書宋黃家官告後

右宋永嘉黃公家官告三通其一勅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任饒

州司法參軍三考以舉主例轉階左從事即其二由左從事即歷任滿七考以舉主奏改左宣教郎充光州州學教授其三磨勘轉左奉議郎權通判均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前告紹興八年五月八日趙鼎奏檜曾開並列職名後二告失去年月則是檜加太師時在十二年九月獨列其官銜無趙曾名已為檜所竄遂自時歐後檜獨用事正國步艱難之秋君子秉首喪氣之日齷齪之徒一言契合即立顯要士大夫一言異已即見斥逐如黃公衮在當時舉之者非一人其才猷不見超用終始一節官而已知非附檜者使其如鄧仲熊輩則名位可立致其不位通顯宜哉雖抑厭於一時而發之於悠久視彼焮然而焮忽然而熄者相去遠絕今公之八世孫右春坊大學士蕪翰林侍讀宗豫以是告示余其家君思恭先生題識其後甚悲既嘗失之復歸于黃氏若有物以相之者誠有可感也非八世澤之遠則幾何而不淪於煨

燼乎然則其可不知所重哉昔王大令以青瑣為舊物尤重愛惜矧此告乎黃氏之子孫宜世寶之可以驗其先德也

跋唐話

楊士奇

右唐弘文生鄭自勉授行德州平原縣尉告身一通開元二十四年所給唐選法試而銓銓而注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為甲上于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乃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此不云僕射者開元中改僕射為丞相也弘文館隸門下省生凡三十人時試人以禮記春秋左傳為大經詩周禮為中經易書春秋公義二傳為小經其試弘文生一大經一小經或二中經或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各一或時務策五而經史皆裁策也此名嵩者蕭瑀從曾孫嵩者淮安王神通玄孫豫者席豫者裴淮從弟景融陸象先弟及常恒裴耀卿苗晉卿唐書皆有傳有可稱惟陳希烈在姦臣

傳其擬官廿二人無所考世所傳感唐詩人有常建亦未知是若
此告書者及署名筆意皆佳今七百年完整如新余得之前泰和
令吳林遠考而識之

書宋高宗手詔後

右宋思陵賜呂忠穆公願浩手詔一道公九世孫今福建按察使
事升之所藏也升前官江西時嘗倉卒失馬後二十有三年通復
求得之間以示余詔紹興五年所賜蓋紹興三年公罷左僕射為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居台州五年起知潭州兼帥即此詔
所命也是年夏岳武穆平湖寇揚太此命當在初平太之後公至
潭適大旱究心荒政盡力拯濟所全活甚衆而明年冬遂改浙西
安撫制置大使判臨安府在潭時期歲而而夫以公平生愛君憂國
之切而此詔辭旨深厚誠意深激庶幾可為上下交而其志同者
也然公之大志在於力排和議以圖恢復之績以雪君父之耻

當時文武大臣斷斷同公此志者如李張韓岳諸公可為衆矣然
卒不能以勝一逆檜之邪致宋終以不振嗚呼天下國家以衆君
子興之而不足以一小人敗之而有餘此聖人於坤之初六所以
深致夫履霜之戒也與三復感歎志其後以歸之

題歐陽文忠公誥命後

此宋慶曆三年歐陽公補知諫院所授誥也誥辭孫抃行時公自
滑州召還是年三月與余公靖王公素蔡公襄俱為諫官號四諫
四月夏竦呂夷簡皆罷而杜韓范富諸公相繼入兩府想見其一
時公道昭明善類遂達天下日躋於治盛矣哉於今三百八十年
此誥今藏於公之十四世孫齊又以見名賢之後能永保之也余
以齊邂逅北京獲拜觀焉敬志其左

題宋歐陽脩謨告身後

宋陳東歐陽澈皆以忠言見殺高宗朝後高宗悔之此誥其復位

之命蓋初為小人所蔽追悔之詞雖切無及然覆轍尚可以戒後
而無幾胡銓韓紉言和議何允言馬伸存趙之功梁勛言金兵必
至宜有備皆遠竄雖不死死等耳惡睹其克戒也哉嗚呼為國之
患莫大於殺忠言為臣之禍莫慘於以忠言見殺此語至今三百
九十年矣雖傳之千載不能使人讀之不興慟也

跋黃檢法告身後

右宋御史臺檢法官永嘉黃泰歷官告身三通公七世孫性什嚴
唯謹性之子今右春坊大學士淮以示余永題余考其時其人不
能無慨焉者第一通紹興八年公為饒州司法參軍時所授是年
三月秦檜自樞密使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樞密使
五月王倫使金還檜力勸思陵屈已主和議左僕射趙鼎持不可
叅政劉大中附鼎議於是檜使臺臣劾大中十月罷知處州鼎亦
繼罷為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十一月樞密院編

脩官胡銓以上疏極論和議不便乞斬檜等遂遠竄侍即曾開亦
以論和議被黜而刑部尚書胡文脩先以母老求去皆在八年鼎
以下諸賢嘗特國家所持以為元氣者一旦盡逐之蓋自是和議
遂定而天下之事變矣後兩通皆不完有月日而無紀年第二通
改左宣教郎充光州學教授考之當是紹興十六年蓋前年十月
以樞密都承旨兼侍讀李若谷僉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十
七年正月罷僉樞而真為叅政第三通權通判均州轉左承議郎
時所授當是紹興二十三年蓋廿二年十月始以御史中丞宋樸
僉書樞密院事次年十月遂罷至是而天下之事愈變矣若谷與
樸系佞檜拔之敬地取其易制二人拱默於位無足論林一飛兄
弟黨檜靡所不為周三畏親佞檜殺岳飛小人之尤無忌憚者而
皆柄用之賢者如吳表臣正直改言志同趙鼎陳案薛徽言皆以
非和議見嫉於檜用未久而輒斥嗚呼親小人遠賢臣宋之不復

振豈待他日而後見哉此余所以為深嘆者也然當搶勢競時更時奸邪阿附之徒一言苟合自散元超躋華要如鄭仲熊輩者多矣黃公以紹興壬子張九成榜進士與仲熊同年歷官二十餘年猶卑卑以權州判轉承議郎終其身不過檢法官檢法在御史臺與主簿皆從七品非公自重難進而若此乎繇紹興二十二年至今二百六十有一年性恂恂篤行以承家啓後為務用淮貴封奉議大夫右春坊大學士淮起科目登清華駸駸光榮未可量也賢者必有後撫卷三嘆遂為題此

跋傅氏戶券後

宋景濂

右戶券二番姑蘇傅君著必歲裝褫成卷請予題其後予頗記元至元丙子正月平宋越一有五年庚寅而南籍乃定開基創業之君甚不易也蓋如此是券之有猶可見元初政令之緊不特著之

能保守先世遺物而已也著字則明與弟範皆舉進士者選當熟校官軼為善昌會寧令云

元太宗皇帝御製宣諭後題

太宗即位之五年新建國子學于燕京御製宣諭二通其一通諭奪羅解等及十技下管匠等官方是時遣蒙古子弟一十八人來習漢人語言文字復淪漢人子弟二十二入攻習蒙古言語焉前命提領陳時可擇二名儒管勾并主守孔子廟道人馮志亨選秀士二人通儒道人二人分作四牌子教讀不師教者以簡子量其之更權用燕京真定曆日銀建立夫子廟兩廡及肄業之舍其子弟日給米人一升麵如之肉一升晚同給酒四正家糧之給亦一升土箸者皆不與又於降戶每人撥小倉頭一名以奉使令此蛇兒年六月初九日所頒也其一通諭受學諸弟子員習漢人文書之外庶諳匠氏藝事及藥材所用彩色所出地州郡所紀下至酒

醴醢藥水銀之造食飲烹飪之劑皆欲周覽考通仍戒飲酒不可
有違而於習讀之事尤諄也所頒之年月與前同不書何日意稍
後於前亦不過旬日爾後十六年當定宗崩之明年己酉十月望
日夫子廟住持賜紫知觀李志元始龔樂石令重玄子葛志仙刊
置學中其左方序列四教讀弟子名蒙古必闡赤自禮古魯真以
下凡十九人漢人必闡赤自文亘奴而下凡二十八人所謂必闡
赤者譯言書生也其數比舊有所如者續有慕效而來者耳又列
羅劉二通事不著其名又列宣奴蒙古必闡赤四牌子總教馮志
亨宣奴金牌提舉國子學事中皆楊惟中御前宣議國子學事仙
孔八合識李志常三人銜名所加胡八合識譯言師傅也惟中即楊
文肅公從事征行勞烈甚著餘右志元志先志亨志常則皆黃冠
師當時制尚淳質混儒道二者約一不復異別有合於老易同用
之音歟後勛碩輔頗有為道家所薦而起者瀛謹按蛇兒年六月

九月正金哀宗天興二年癸巳八月壬午也今自宣宗以貞祐三
年五月壬午遷汴三年五月庚子燕京入我賊方至是乘一十載
立學以教胄子固惟其時然竊幽怪是年王師南征圍汴蹴蔡安
策制勝日不暇給而我太宗乃以教育英才為先務而其為教又
能達理事不二鑿鑿見諸實用抑謀慮筭度越前王天縱之聖為
不可及已列聖有作益脩成均養士之制百年以來遂用人文化
成天下茲蓋其權始也輿者數一石刻今藏京師與御賜祭宣聖王
等皆擬舉學事者司之每當代云出以相傳且繫其名于籍非惟
不忘其本先蓋亦慎之至也瀛因得而備記之俾覽者知祖宗垂
意興教文運之興殆非一日而置余備史臣或得以參考焉

書後廢遺略

初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京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
掘得神像真加與丞相桑哥相衣裏為奸明年乙酉正月奏請如

一僧言發諸陵寶器以請帝遺有違淨屠塔於杭之故宮截理宗頭以為飲器 大明洪武元年戊申正月戊午

皇帝御劄丞相宣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毅移北平大都督府公守臣吳勉索飲器於西僧改納鑿藏深惠詔付應天府守臣且恩忠以四月癸酉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辰上覽浙江行省進宋諸陵圖遂命藏諸舊穴云嗚呼云云

恭題 御製賜給事中林廷綱等勅符後

洪武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上御奉天門權給事中林廷綱等六人以歸省其親為請

上欣然可之明日 陛辭 上親製勅符諭之且命人各書其副

以歸廷綱等咸叩頭拜受而退既而廷綱嚴裝成卷以示臣瀛請識其左方臣聞古聖君之待重臣當投職之際必告之以言如克之命九官周康王之陳君誥者有之矣今廷綱以初試職之小臣

而有此賜誠古所鮮有也小臣膺此賜或有之然特訓命之辭

多作於代言之官如廷綱之賜出於 上所親製者無有也親製

或有之求其誨諭諄切期望深厚猶父命子如廷綱所彼者無有

也嗚呼 上之待廷綱可謂至矣廷綱宜何如報哉廷綱其去而

思乎昔者處乎閭巷而齒乎恒民今一旦至此果誰之賜歟焉可

不盡心也 上之望廷綱者以忠為先而忠非效一職奉一令之

所能盡必也至公而忘私循義而忘身斯可矣苟徒恃

上之寵榮以夸其鄉邦是恒人之智爾於廷綱何取哉是月二十

五日前具官宋瀛拜手謹題

跋宋誌

揚士奇

建寧府昭磨臨江謝良翰出小所藏先世宋嘉祐二年贈官告勅

一通蓋良翰十三世祖堪時以尚書員外郎通判衡州用郊祀恩

贈其父少連殿中丞者也嘗天聖八年進士與歐陽文忠石守道

皆同年友然殿中侍御史其歷官頗多而所受詔勅蓋屢屢之變
獨存此耳其書真外郎知制誥絳者謝希深也學士中書舍人偉
者楊子奇大年弟也崇文院檢討公著者呂正獻也獨吳奎書姓
當時臣僚於街下但書名名有同者則書姓以別之蓋自丁度
度始此誥至今三百七十有四年完好如新亦可以見謝氏後世
之賢敬識而歸之宣德六年冬

右貴人押字跋

王魯齋

我思古人嘉言善行不能盡識也每見其一點一畫未嘗不玩味
其意趣注心高仰之寶祐癸丑得此碑於瑞南書人異我人之癖好
也何彙萃者不憚其勞河刻石者不吝其費是果何益於世哉予
則因可以觀人物亦可以觀世變蓋古人之押字實書名而花之
後世乃不然與其名而不相似直著其心之精微寓於數畫之中
字者與人同未足以深知其人抑則我之所獨人焉瘦城子觀同

馬文正之押署名而小花既不失其製押之原而精神風致自然
見於誠意之表特此法未易盡識之耳以大畧言之凡氣稟之重
厚輕浮心事之坦夷巖險趣向之耶正力量之強弱皆可見也既
於字以得其人又於人以驗其世故自唐末終五季諸人固無足
取觀其押字莫不在詭誕揚傾歇放蕩宜乎亂亡之相尋及我國
家盛時諸賢之押何其簡易而平正也君子之於物不以其末而
棄之亦必求其本也嗚呼是雖筆墨間至淺事也其可忽諸

題宋綬通直郎致仕朱棣勅牒後

胡儼

右宋通直郎致仕朱棣勅牒一通實徽宗大觀二年八月十八日
所授也棣乃今江西按察使凌邦輝祖母之六世祖也邦輝於
故篋中得此裝潢以乘求題觀勅所云景貺備臻八寶告成凡茲
有位爰舉恩章考之當時得良玉工命作六寶曰皇帝之寶曰皇
帝行寶曰皇帝信寶曰天子之寶曰天子行寶曰天子信寶并受

命鎮國二寶通為八寶所謂京既者若甘露竹花瑞穀芝草仙鶴
麒麟之類不亦而是帝以是年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慶殿大
赦蔡京表賀符瑞遂加京太師故吳潛朱棻亦得次第以致任章
思勅尾所列京與梁子美何執中林摠諸宰相在當時固無足解
者獨喜得見宋三首之制尚尊唐舊使學者見之曉知故實執筆
臨文不致悞也因題此卷併以識之

新增格古要論卷之十

聖